

霜孫集 一冊全

留庵手鈔本

己酉
春仲

霜猿集序

殷之亡也。朝宗興麥秀之歌。周之衰也。行役起
黍離之嘆。乃若王臣不返。流相之悼。何深。公子
無歸。虞夏之恩。弥篤。或詩成而漏甲子。或嘯罷
而操廣陵。此皆值宗國之淪亡。遇故都之傾覆。
御哀。浩怨。摯為詩歌者也。屬當明季。李寇亂滋。
乃聖乃神。四海挹沉淵之痛。吾君吾后。千秋成
殉國之香。此開闢未有之變。聞誠書契所無之
創事。同谷周先生賦才獨異。文章軼駕乎南華。

疑莊更再見風雅追蹤于南楚信屈子之復來

爰作霜猿一集聽月峽三聲其志切其音哀其志切故

方之少陵詩史彼畧而此詳比之文中元徑駁

多而褒少傳名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

陷赤伏無再見之符遽尔家破人離素鏡無重

圓之照樓名燕子与燕俱栖院鎖菴花比花更

悴爰乃黃絕入道素簡朝真初上蒲團即悟三

生之果不登法席焉知眾妙之玄方將長謝紅

塵安神雲岫何意親占紫藹獲覩瑶篇以忘身

忘世之心又生悲國悲君之念微吟檐下淒風

雨之忽踪高詠燈前冥鬼神之交泣嗚呼先

帝之陟降非遥應鑒孤臣之至意家相國之精

靈之在豈憎賤妾之多言歲屬丙申時准八月

廣陵女冠李儵侯孫道院雲於至靜軒中用裁

斯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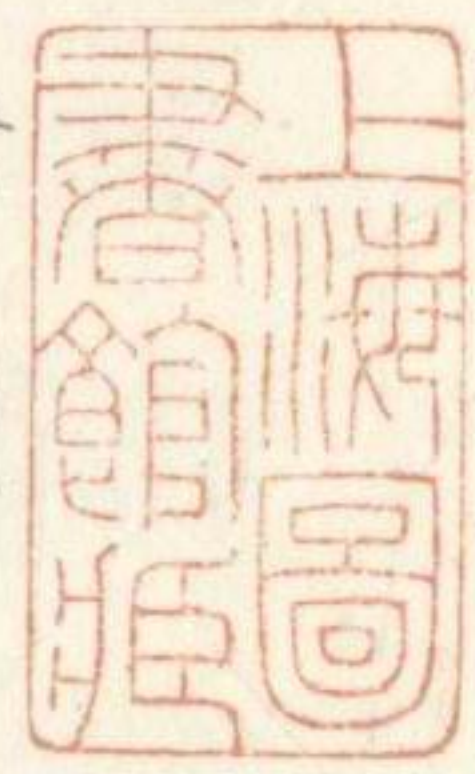
附錄李空雲女冠小傳

李儵号空雲金陵人也父官都司母則廣陵

名妓才貌雙絕年十六為史閣部道隣篔簹室

年二十五而遭國變相國殉難後係誓不再
嫁出家為女道士居廣陵侯道孫院脩煉精
微戒律嚴整感南岳魏元君下降授以丹訣
後入王屋山不知所終作此序時丙申蓋三
十五歲矣
野史氏曰留都之亡也有以名妓而為女冠
者卞玉京是也桃花扇傳奇言李香君亦以
女冠終尚未可深信獨空雲以閣部侍姬滄
桑之後遁踪猴筌卒以仙去真亦女子哉

霜猿集卷上



明海虞周翰西著

曾羅仙匠不引言鍊心神氣去朝元而今重詒先王
女叫湘山霜猿夜猿
止周之音哀思不引登湘山杜廣韻霜夜之猿字逐命之
日霜猿集

肅寧縣內泣牛衣一旦凌雲入紫微天子宮中

呼伴以八千女鬼亂京畿

魏忠賢河南肅寧縣人光宗崩後宮中有謀

匿太子者忠賢知之竊負以逃熹宗即位賜

名忠賢呼為伴以先是京中有八千女鬼亂

京畿之讖

杜得新香透玉毫深雲含露潤天樞黃昏內殿

Vertical text at the top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separate note.

魏忠賢河南肅寧縣人日傳人教輩出官為之
其先九月廿六
夜見此天下受
五十年吾眼不
及見願兒莫
出亂離為幸
易代之際先意
年五旬自戊午
至今甲子一週矣

忠賢呼為伴以先是京中有八千女鬼亂
京畿之讖
杜得新香透玉毫深雲含露潤天樞黃昏內殿

年二十五而遭國變相國殉難後誓不再
嫁出家為女道士居廣陵侯道孫院脩煉精
微戒律嚴整感南岳魏元君下降授以丹訣
後入王屋山不知所終作此序時丙申蓋三
十五歲矣
野史氏曰留都之亡也有以名妓而為女冠
者卞玉京是也桃花扇傳奇言李香君亦以
女冠終尚未可深信獨空雲以閣部侍姬滄
桑之後遁踪猴筌卒以仙去真奇女子哉

霜猿集卷上



讀罷仙話不引言鍊心神氣去朝元而今重訪先王了
為叫湘山霜猿夜猿
止周之音哀以思不引登湘山三枝展展霜夜之猿乎逐命之
日霜猿集

此集全是錢牧齋未刻詩見技藝錄原本下卷為七律六
皆以事想當時周君所錄其人未見錢詩因徑為鶴臞作
亦作一石存首此册古十二之徑亦節刪太甚且多錯悞

丙辰九月日研氣校後記

魏忠賢河南肅寧縣人光宗崩後官中有謀

匿太子者忠賢知之竊負以逃熹宗即位賜

名忠賢呼為伴先是京中有八千女鬼亂

京畿之讖

杜得新香透玉毫深雲含露潤天樞黃昏內殿

此集尤旗在東方出
其光九月廿六
夜見此天下安
五十年吾眼不
及見願兒真
出亂離為幸
易代之際先兆
年五月自戊午
至今甲子一週矣
其光九月廿六
夜見此天下安
五十年吾眼不
及見願兒真
出亂離為幸
易代之際先兆
年五月自戊午
至今甲子一週矣
其光九月廿六
夜見此天下安
五十年吾眼不
及見願兒真
出亂離為幸
易代之際先兆
年五月自戊午
至今甲子一週矣

重鎖貂帳春温月未高

熹宗惑於月色故大闔得以竊權思宗即位

聞香即心動命毀其方

召得官家入九重描金彩盒畫雙龍和糖蒸餅

北親置手自濡毫漢署封

熹宗大漸魏忠賢忌帝英毅引酖之懿安謂

后曰嬪戒皇叔莫食宮中物后乃從母家取

蒸餅手自置井以進

長庚晝見日西沉魏監陰謀召外兵李得乾兒

崔司馬一時寒噤戰無聲

魏欲召外兵行廢立事時太白塵經天忠賢

甫崔呈秀謀之崔懼而色變噤不發聲忠賢

嘆曰此為司馬大事汝掌握而今以此已矣

檀香新餅玉酥蟬新泡吳茶是兩前半日西宮

交細語却本只為魏忠賢

西宮謂張太后及周王后也

天子宮中肄六韜紅妝小隊舞靈刀一聞爆火

心驚戰昨日言官罷內操

王忠賢不敢有榮似

官進進稟后先學大子視

同屏信玉我願世為堯

傷

熹宗深懼雖未日似

上自侍國后也忠賢行燭

每且兼而必親忠賢

休沐后乘間問曰陛下不

方多何意曰定屏信玉后

熹宗惑於月色故大闔得以竊權思宗即位

熹宗大漸魏忠賢忌帝英毅引酖之懿安謂

后曰嬪戒皇叔莫食宮中物后乃從母家取

蒸餅手自置井以進

長庚晝見日西沉魏監陰謀召外兵李得乾兒

崔司馬一時寒噤戰無聲

魏欲召外兵行廢立事時太白塵經天忠賢

甫崔呈秀謀之崔懼而色變噤不發聲忠賢

嘆曰此為司馬大事汝掌握而今以此已矣

檀香新餅玉酥蟬新泡吳茶是兩前半日西宮

交細語却本只為魏忠賢

西宮謂張太后及周王后也

天子宮中肄六韜紅妝小隊舞靈刀一聞爆火

心驚戰昨日言官罷內操

王忠賢不敢有榮似

熹宗深懼雖未日似

上自侍國后也忠賢行燭

每且兼而必親忠賢

休沐后乘間問曰陛下不

方多何意曰定屏信玉后

欲乃王忠賢

命黃門召信王入王拜

床前帝白我願世為堯

同屏信玉我願世為堯

哭喚兒恨撥教自言詞

獲為成空大行服髮哭

前置若怕感未下梓官

奉正夫人家氏恃恩

上即位內操軍士志歸田里

賜恩自以為第...

芙蓉新殿門擗蒲眾裡西宮體態殊行近紫微

母与魏忠賢狼狽

无曜日碧雲冠上水晶珠

成好及同夫婦帝崩

以言因妃居永和宮

猶哭帝為可兒今生問之

玉皇西狩下天都泥使霜狼鬥赤烏賽過五紅

再拜痛哭而去

驚一座戊辰元旦受驚呼霜猿指李自成

上通表以月時廟官

崇禎元年李自成未為賊逃在米脂山中會

宗孫自理封奉宮

飲一人擲骰得五紅李曰我得六紅汝等呼

中宮夜及值重慈惠

我為皇帝羣賊逐叩頭呼萬歲

龍百合系

上問者引孫連夜方覺已呼奉園責

上即位精神困倦每夜

此見大凡古輩 附嚴宮

不徹官人苦于承位

重極淫香

碧瓦迎霜熾 江有和香燒御體

可憐謀殺先皇帝慈所西園玉樹風

花含玉露柳垂煙坐覽軍書尚未眠夜半月斜

殿影黑黃封猶降鳳也宣

西方多事帝每覽軍書至夜半知上在宮中未寢為之懷然

昔抱瑤琴事上真偶過天闕下風輪玉弦本是

無情物豈若昭陽歌舞人

因妃善鼓琴上疑琴師所授妃曰母所教也

遣黃門召母入賜筆鼓朝天引一曲

素琴拂罷換朱位指上宮商母氏傳急遣黃門

宣入內水晶簾下鼓朝天

霜猿

上

曾同烽火出甘泉武彛祝祀自禱也常挽角弓騎炎馬黃纛之
股右頤也

上武彛騎名馬挽弓馳射又以黃纛懸出右殿內多自奉之曰
武自也禱也之彛

上內外多難不自暇逸常與中官習射御憐上小黃門執五方旗上
畫中央以旗為節中官叩頤頤上每歲多中官穿札之勇誠
美玉也

千尋鐵騎射金牌世時皇城畫受旗招巨淨軍日口方一時授甲衣
登陣

治後之間京師淨身男子之幾十方名曰淨軍一旦之發登陣也

哭喚兒恨撥奴自言詞

獲為成空大行服髮

前置黃帕感末下梓官
上即位內操軍士志歸田里

奉正夫人家氏恃恩

芙蓉新殿門擣蒲眾裡西宮體態殊行近紫微

賜恩自以為帝之

成好及同夫婦帝崩无曜日碧雲冠上水晶珠

猶哭帝為哥兒今止問之

以言因妃居永和宮

帝探懷中指爪服以

玉皇西狩下天都從使霜狼鬥赤烏賽過五紅

丹好痛笑而去

驚一座戊辰元旦受驚呼

霜猿指李自成

宗極自理封奉官

崇禎元年李自成未為賊逃在米脂山中會

中宮夜及值重慈惠

飲一人擲骰得五紅李自成得六紅汝等呼

龍百合系

我為皇帝羣賊逐叩頭沙萬歲

上即位精神圖此每夜
此見大凡有孽神嚴宮
不徹官人苦于承位
重極淫香

上問者引轉連夜方覺之呼李自成
日失自皇帝印也此乃收其平漢復引漢
朕印滿叩頭稱弟死西園是宗停
梓宮也

花含玉露柳垂煙坐覽軍書尚未眠夜半月斜

殿影黑黃封猶降鳳池宣

西方多事帝每覽軍書至夜半知上在宮中未寢為之懷然

昔抱瑤琴事上真偶過天闕下風輪玉弦本是

無青勿豈若昭陽歌舞人

咏田妃也妃雅善鼓琴

此住在素琴

善鼓琴上疑琴師所授妃曰母所教也

遣黃門召母入賜筆鼓朝天引一曲

素琴佛罷換朱位指上宮商母氏傳急遣黃門

宣入內水晶簾下鼓朝天

霜猿

坤寧宮

花為容貌玉為牀椒殿承恩却却粧三寸繡鞋

金縷織延儒恭進字單行

上書吉平上見妃繡鞋精巧舉視之有細書一行曰臣

延儒恭進上不悅由是薄延儒及嬖人

團之纨扇卷新秋帝寵雖移后寵優曷錦吳凌

每賜得牙牌不到玉堦頭

此首袁妃

年官四首一牙牌銀名在上御坐中官持牙牌置上前上拈一牌中官即侍

坤寧簾幙日瞳矓立殺因妃殿角東近午官娥

成對出雕金龍椅坐當中

朝見坤寧宮

田妃奉朝宮人傳奏后故治他事不出移

時聞殿內傳呼后盛服出坐受妃禮不命賜

茶

風流不減漢昭儀鼓瑟吹笙事。且長日永和

歌舞罷湘簾衣下坐設碁

金母凝神煉玉爐東皇逝去越蓬臺天風吹落

雲垂地十二宮人下手扶

帝逝后苑申賞花因妃召至妃立意尊輕后

后訴之帝若不聞后故近帝麾之去后

后願在帝前不悅

即見

元有容貌玉為牀椒殿承恩却却粧三寸繡鞋

金縷織延儒恭進字單行

上見妃繡鞋精巧舉視之有細書一行曰臣

延儒恭進上不悅由是簿延儒及身

團之纨扇卷新秋帝寵雖移后寵優蜀錦吳綾

此在金陵太易牙牌不到玉墀頭

此首袁妃

牌鏡名在上上御坐中官捧牙牌置上前上括一牌中官即侍牌至宮中妃殿候駕上不奉妃宮故牙牌不到玉墀也

坤寧簾幙日曛暈立殺因妃殿角東近午官娥

成對出雕金龍椅坐當中

銀片鮎魚添玉盤君王情一移憑閣情知昨夜西宮子淚滿衣前

翠袖空

田妃以侍已尊帝亦之帝頗懷怒官中最重鮎魚至必設宴帝初統
閣不後后知西宮昨夜必之所言不款而罷

風流不減漢昭儀鼓瑟吹笙事宜長日永和

毒到坤寧雨露濃映曉空猛透繡衣重好素皇後視扶却

坐賜龍團茶二鐘

素妃朝見坤奕后以妃終寵心憐之中官奉妃素朝后

巾御殿妃存后視扶任命坐賜茶極可復礼焉

九言之帝、若不聞后故近帝、麾之去后

坤寧宮
坤寧宮
坤寧宮

反走而仆坤寧宮人十二同扶后起后泣日

陛下不念為信王時魏闈用事日夜憂懼惟

陛下與妾二人今日作做皇帝乃信他人與耶

妾死何難遂還坤寧宮上在謹身殿召坤寧

宮殿召坤寧宮人問后起居后不食三日矣

上惻然命以貂燉賜后致殷勤后乃強起謝

為之加一食上命田妃備省而田妃不伏

潤花霖而敗花風富貴原來悞妾躬不記昔年

信即內危疑百事兩心同

宮人扶后起

念后同起萬難路難不

之意又命田妃備省有官人侍首后

中官及宮人俱叩頭泣不官后臨坤寧

作與

泣

和衣卧起廢饗殮御柳鶯啼晝掩門此日忽垂
新雨露中宮街肯賜貂燉
曉鏡清光映玉屏驟驚人處是花鈴好教備省
無此事且展風詩咏小星
蟻絲捲盡角門開澆院迴廊半是苔獨有楊花
和寂寞無風簾外自飛來

言天子教我修省我自無些子不服過也展風詩咏小星之事曰冥命不同安于命也

上月不幸西宮故殿門閉角門閉身

賞牡丹田妃禮畢再問平安后以和顏接

之耳更罷宴啓宮可幸西宮后擺仗還坤寧

宮

坤寧宮
坤寧宮
坤寧宮

霜

后注一故在洞花
首下上在一故在
和衣下上命首下
任在曉鏡首下

而仆坤寧宮人十二同扶后起后位日

不念為信王時魏闈用事日夜憂懼惟

妾死何難遂還坤寧宮上在謹身殿召坤寧

曰殿召坤寧宮人問后起居后不食三日矣

上惻然命以貂燉賜后致殷勤后乃強起謝

為之加一食上命田妃備省而田妃不伏

潤花霖而敗花風富貴原來悞妾躬不記昔年

信即內危疑百事兩心同

和衣卧起廢餐殮御柳鶯啼畫掩門此日忽垂

新雨露中宮銜旨賜貂燉

曉鏡清光映玉屏驟驚人處是花鈴好教備省

無此事且展風詩咏小星言天教我修省我自及無些事不服過也展風詩

曉絲卷盡角門開澆院迴廊半是苔獨有楊花

此首原本失注此無風簾外自飛來

上月不幸西宮故殿門閉角門開耳

任在弟種融

丹田妃皇禮畢再問平安后以和顏接

更罷宴啓常可幸西宮后擺仗還坤寧

宮

霜猿

句闌東畔日將斜那得行來小監家報道宮中

有懿旨特宣妃子去看花

上苑牡丹花盛開上苑用是宮苑名也賞牡丹后該召田妃帝伴不應后命小黃門

以中宮召此

萬種離愁一見懽多、細語問平安更籌三下

停笙曲玉仗穿花扇影圓

玉照春靜露華寒百寶燈前夜未闌曲柄琵琶

金縷字法商側調內家彈

上在玉照宮命梨園奏水嬉過錦諸妓小內

家抱金縷曲柄琵琶乃於闐國所進彈法商

側調蓋上素精於音律也

吳紗粘汗貼香肌侍駕看花、裡歸聖諭大宮

行節儉入班解去画羅衣

宮漏頻移蟲暗鳴隔房猶聽剪刀聲日間相戒

無多語只恐君王悄、行

君王習射御澤西五色旄麾高下齊三發大黃

穿七札楚猿若見必須啼

君王才武氣飄、草軟沙平上駟調錦鞞黃纓

金匱匣一鞭飛過御濟橋

上多勇力能于馬上運二十斤軍餅每射必

貫札

轅門殺氣蔽斜曛未得恩頌似淨軍將把角聲
催上馬前旌已入海西雲

祖大壽以邊兵入衛戶部未即撥糧而登陴

者皆淨軍其大璫日領宮中賞賜曰皇帝賞

你守城辛苦有頃則曰以是孃某賞太后孃

亦有賞某宮孃亦有賞祖兵在城下心

不平璫又指斥其罪兵變一時上馬吹角逼

大壽北還大壽不能違眾上馬快以敵方深入不敢歸軍吏之快前呼曰佳老孟爺早之玉馬去奔不而去

松山戰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終是風沙

容易老白頭南渡入南都

此首罪洪承疇不能死又竭力覆明宗社

也初思宗聞洪殉節松山勅命賜祭九壇以

褒其忠矣有何面目媮生人生乎

真矣朝罷瑞煙收白玉堦前獨自憂氣數已成

無可改三天鼓樂送青牛

霜猿

上以冠禍日迫呂張真人建醮乳清宮上齋

戒嚴絮夢獨遊空中精靈世未渴帝以視城

關皆玉由由上帝帝居也即俯伏具奏遙聞

聲如小兒曰此粒數當然非卿之罪有星冠

披敝者扶上起送出天闈間鼓送曰然一童

不駢青牛武士荷擔若人間冊籍共數十人

驚寤明日召真人語之對曰陛下建醮而夢

上帝必有福祿之福矣

中原糜爛燕巢林塞外窺知賊禍深朝報一書

妻本月旦品以賢社譜門生有七千天子度勞分座王功閣名姓已成漏

東林一可奔競者多其之門生有七千人焉妻秋兩開天子臣然分遣座王而致元秋魁

編定無遺人矣偷出口換題子十泉歸金

在林覺人待庶新來艷質可憐身滿悞留春別作春再召東山

第以揭揚大為為國計畫船簫鼓開江濱

孤官之惠意洞庭山有富家孀婦年少而美一日聞街

姓所求一名值銀鼓樂聲謂侍兒曰可往親之遂出門竟上花

一百二十功此為愛人輜而去富家公之縣

宜婦或妝區宜鳥方兒冠悅詩曰新未艷質可憐身滿悞留春別作春再召東山

此女盛飾送周延儒大見寵悅

律回魚目再召三冊書成註漢刑莫防燈下鬼神環

與大格博日此小不且想公今高以不起怕來更西銘夫子

有六于此女宜且悅然於博日此公之見不及此也鄴都主生死榮枯一筆間

霜猿

有六于此女宜且悅然於博日此公之見不及此也

218011
10/11/2011

行經樓船樹大嘉... 上誘亦山并召四家祭寶江神酣飲卯月初不知天... 曰已蓋國... 古... 矣

張必銘太史欲宜興出山而周不肯乃見張討曰再召車山

道臺令以殊單捕娶孀婦者語侵周二大怒蕭鼓南江

告西銘西銘曰此小事耳公不出將來之禍津懷機也

有不正是者周乃出傳別考西銘... 曰人稱

月墮西江歌舞闌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古傳引為用

魂遊岱相國方言好做官其党人而報

周之再出掛東山再召旗畫船簫歌酣飲吳昌老三再

月豈知天子之召為國計哉西銘欲殺魏闈以此近儒初而

餘黨造三冊進周秘箴之已而西銘死乃其党人而報

實曰庶常... 道干城... 何為此言... 且儒乃出二冊以示客曰此皆天之所引殺之人也

止馬元之卒以亡國真天數也西銘計至

周悲愴曰西銘為何遽死既而曰西銘死吾

方好做官否則崔魏遺黨叫我何能殺盡耶

時西銘復社門生七千學者稱西銘夫子

畫簾風細曲房深翠鬢雲鬟揀繡針冰剪玉

裁履式描完龍鳳待銷金

尚方履歲費四百金后于內殿為上製履省

此費以助邊餉其履盡去繁飾但以金線鎖

成龍鳳太監出宮見民間婦女輒曰吾們孃

霜猿

行非樓船樹大嘉... 上流布山并召四... 祭寶江神... 酹飲... 朔月初不知天子... 曰已蓋國... 方... 計... 曰... 再... 召... 車... 山

此位連上而... 此言位... 下

銘太史欲宜興出山而周不肯乃見張計曰再召車山大怒

為國計者船 箭鼓開江 津關設也

告西銘西銘曰此小事身公不出將來之禍

魂遊岱相國方言好做官

周之再出掛東山再召旗畫船簫歌酣飲

月豈知天子之召為國計哉西銘欲殺魏闖

餘黨造三冊進周秘藏之已而西銘死乃

此止馬阮之卒以亡國真天數也西銘計至
周悲愴曰西銘為何遽死既而曰西銘死吾

方好做官否則崔魏遺黨叫我何能殺盡耶

時西銘復社門生七千學者稱西銘夫子

畫簾風細曲房深翠鬢雲鬟挿繡針冰剪玉
裁履式描完龍鳳待銷金

尚方履歲費四百金后于內殿為上製履省
此費以助邊餉其履盡去繁飾但以金線鎖

成龍鳳太監出宮見民間婦女輒曰吾們孃

霜猿

孃甚苦每月為皇帝爺製履

五更鐙火走官官大駕來朝嫔懿安后在帷中答拜起玉堦仙仗已迴鑾

上每年元旦先朝懿安太后四拜后在帷中答二拜晨光未起簾惟深垂各不相見明朝家法之嚴如此

憂勞心事在天知唱禮傳聲贊起遲咒風靈郎三十遍我皇俯伏未興時

上南郊行禮一俯一興聖郎私誦大悲咒五

六遍至九獻完俯伏默持咒完三十遍上猶未起也是敬如此而亡卒國不可解也

紫閣霜飛內侍寒賜他睡早聖恩寬金鈎一響蓮鐙暗齊出貂囊舉首看

內侍宿值殿每人持一貂囊臥則入內上半夜覽章疏久念諸侍苦寒賜先睡上獨坐聞金鈎響急出囊視之上始入帷睡

洞簫吹徹等仙靈共喜君王心妙齡自報雒城摧陷後果園樂部一時停

上精音律退朝之後每撫琴一弄或吹洞簫
命太監楊玉等校正樂譜內寇亂後乃止
秋聲葉碎玉墀桐月轉金波夜氣濃偷出角門
檐下立君王儼在燭花中

風流宰相去巡邊八座行遲穩似船多少公侯
伏下道尚方寶劍盡懸旂懸

延儒出師之日急統飛騎由蘆溝出京上親

行推轂和賜尚方劍

令箭九飛驟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免來頃刻

還飛去立限回京取此牌

延儒既出師忽有飛騎回京道旁觀者皆失

色以為必有緊急軍務既而知為遣人到家
取此牌也

懺罷張燈翠殿頭金盃不解玉顏愁天家歌舞

民家哭萬王師在涿州

除夕宴罷上謂周后曰吾家在武寧飲百萬

軍兵在外其飢寒豈不可念為之唏噓不樂

前驅擯子聽波螺趙女燕娘身塞多上相班師

沿十里列烽馬
十六日軍有戰才令到
喜峰防卒去長生木主
馬馳回
因延儒徹國維
峰之兵衛天香山

夜上與后妃同宴樂甚后獨不悅上問之后對曰今夜佳節妾身與陛下飲宴但思王

俱在涿州

百姓山望已望家相聚乎上為之唏噓不樂

霜猿

上精音律退朝之後每撫琴一弄或吹洞簫

秋聲首止為上

太監楊玉等校正樂譜內寇亂後乃止

秋聲葉碎玉墀桐月轉金波夜氣濃偷出角門

擔下立君王儼控燭花中

風流宰相去巡邊八座行邊穩似船多少公侯

伏下道尚方寶劍盡懸於懸

延儒出師之日急統飛騎由蘆溝出京上親

行推轂札賜尚方劍

令箭九飛驟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兒未頃刻

還飛去立限回京取此牌

延儒既出師忽有飛騎回京道旁觀者皆失

色以為必有緊急軍務既而知為遣人到家

取此牌也

讎罷張燈翠殿頭金盃不解玉顏愁天家歌舞

民家哭

除夕宴罷上謂周后曰吾家在武寧飲百萬

軍兵在外其飢寒豈不可念為之唏噓不樂

前驅犢子聽波螺趙女燕娘身寒多上相班師

霜猿

沿十里列烽馬

十六日軍有戰才全到

馬馳回

用延儒徹圍進喜

夜上后妃同宴果甚后獨不悅上問之府對曰今夜佳節妾身與陛下飲宴但思王

具在徐州百姓山望已望家相聚平上為之唏噓不樂

取此牌也延儒在軍中與許狎客戲置圍攻于不問

奉命視昨上親饒之御子奉命既出都門百里一推牌官持令箭和馬回京大司

馬方退朝過之于道預戒信孔信急大懼急都人致為疑相告既而知為取此牌也弄具人尤

還帝闕金銀百萬馬驟馱

延儒受賄撤喜峰之兵以衛天壽山故一時

有賣口放出之語

吏部茶廂玉琢危史髮小事各分司一棺歸葬

松陵小風雨樓中幼女思

吳昌出為又送司賣官得賄致巨富偶有疾

水官及問因有古髮五人司茶皆絕見茶厄疾

皆玉脂白玉琢成受以日烏金盤其奉信可

每以觀井劫心昌時死無以有二女生珠色

還帝闕金銀百萬馬驟馱

延儒受賄撤喜峰之兵以衛天壽山故一時

有賣口放出之語

吏部茶廂玉琢危史髮小事各分司一棺歸葬

松陵小風雨樓中幼女思

吳昌出為又送司賣官得賄致巨富偶有疾

水官及問因有古髮五人司茶皆絕見茶厄疾

皆玉脂白玉琢成受以日烏金盤其奉信可

每以觀井劫心昌時死無以有二女生珠色

閑逆阿母問春秋知是三朝老部頭親見顯皇
臨御日內厨翔望見金牛

萬曆帝喜食牛腦以金鉤取出啖之內厨傳

為典故

琵琶彈列古伊州殿裏分明塞下秋露冷月高
妓出君王自起看梳頭

梳頭星即彗星

初命全通密詔須通明誓息金鑣使君認尔封
侯約只患文龍不患遠

霜猿

金吾橋上血飛揚
萬里長城後自戕
他日好隨丁令鶴
归来重看舊宮墻

正弼初為南京督學御史
博士道嚴曾援用宗建置
前列而以小過責之
宗建功為科目受命鞠正弼獄
具杖三十
正弼復宗建曰
我與汝之師
生之誼何至於此
宗建方啣命然面色而辭曰
今日之為
只由也李
故有人金吾之句

主守差安主戰非自強一著以先機
大員少者擔當力揮霍
雄才世所希
此中故徑路少司馬鮑廷弼也
是時東林黨勢盛
廷弼獨不入黨
人憾之
故廷弼主守主化貞則主戰非正弼之怯
而獎化貞之勇
蓋為口舌爭
也
廷弼之素氣
既豪且富
強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此最
上之策
而因了
其撓之旁
觀其撓之軍志
日師克矣
和盜子之失
化貞與廷弼不和也
廷弼臨刑喟然曰
朝廷留此庸子
為之用
是而令已
矣
此皆深責大臣無識
不能擔當大才
俾揮霍雄才
且一再任宗建
終至必殺之而後快
之殺再死而我再敗也
宗社之亡
誰能免乎

崇煥未朝平對臺石對之日錢造膝與語即
言毛之嘗除也袁乃誅毛 按汝海全圖平
島正在遠之後為牽制之要地自毛文龍以
謫誅而平島荒無人矣錢龍錫金陵人崇禎
時為相眉公以被雷擊死
玉堂相見笑言溫詞氣久蘭近至尊今夕西園
空殿內不整我点照黃昏
傷玉黃北也此作無足商行坐處去踏時不絕
塵生玉几暗金徽彷彿蘭房見画衣方士慚無
少君術曉風殘月有魂歸

咏上悼念 惟方士無以術後使曉風殘月
此言田貴妃之薨也妃氣體如蘭行坐處愈
時不散而上不之見耳

越淨吳紗自剪裁曾隨靈鳥上三台身輕善舞

如飛燕十斛明珠買得來

夫人念田妃不置此在吳門歌如陳國公至京師收
田妃薨後帝悲悼不已周延儒乃令人往吳
中買得歌妓陳圓以進上上以妓不納後
為吳三桂妾

閱臣天性最仁廉招接何須劍戟銘將吏營前
聽號令中軍元帥誦華嚴

碧天世計負臆與那
日得牛入一吊一尺片
今山下至所不
市之色然歡歌舞
愛觀書

四皇朝以國一世上上
月青樓婦以城祖宗家法却
一日柱乘諸書迄夜不輟

南都遊去北都沈威乃君王
怒策深引究根源成大獄
忠傷良

信獨居以也
也后亦素疾也儒乘間言之帝本無此意
是間之大怒引窮究
之言恐傷太后心乃止

崇禎末年賊福方迎糜爛
五省而遂之六年
入塞之民間祇言

帝如南
南遷
延儒
江南人
因自便
月
祖宗陵寢俱在
北方
乃免
德沈
乎為
語皇
叔
延儒
之言不可
定

崇煥未朝平對臺石對之日錢造膝與語即
言毛之嘗除也袁乃誅毛 按汝海全圖平
島正在遠之後為牽制之要地自毛文龍以
謫誅而平島荒無人矣錢龍錫金陵人崇禎
時為相眉公被雷擊死
玉堂相見笑言溫詞氣久蘭近至尊今夕西園
空殿內不整我点照黃昏
傷玉黃水也此作無足商行坐處去路時不絕
塵生玉几暗金徽彷彿蘭房見画衣方士慚無
少君術曉風殘月有魂歸

咏上悼念
此言田貴姓之薨也妃氣體如蘭行坐處
時不散而不上之見耳

越沈吳紗自剪裁曾隨靈鳥上三台身輕善舞
如飛燕十斛明珠買得來

原在吳姬係田皇親
非區區以姓為估宜也
始有之公之句
田賦不置此元在吳門
費後帝悲悼不已周延儒乃令人往吳
得歌妓陳圓以進上上以妓不納後
為吳三桂妾

閱臣天性最仁廉招接何須劍戟銘將吏營前
聽號令中軍元帥誦華嚴

霜猿

軍赴救榆林尤世威為
從官一見此言良玉
可收伯臣之心而良玉戰

張獻忠圍楊嗣昌

子無展畫惟在城中念
安插未幾
張後及四面
張王師在
圍中卒嗣昌
五日持節
嚴詔以延
清叔且見之
平之蓋身
流以師西為天
不討賊之人乎

松山志山下此控逐授位

嚴臣云可免刀兵之劫

官年三十二是時秦勅賜

爵拜寧南體統尊整堯勅賜是覃賜恩將軍馬

計賊九至豫以賊

上能處戰錢券山河誓不孫

帥一斗殺賜三塊後天

田言左良玉封寧南侯

星公年三十二是時秦勅

露滴秋花人暗聽刺閣中夜報聞寧珠簾高捲

慶分督師出承時意不

銀河白天子當銜聖歲星

舍乃嘆曰我即死賊

龍顏瘦削為邊塵寧德題來浩苦辛兄妹相看

其所見功乎遂陰繼之

我行淚梨花千樹不知春

而寇患始大能文燦

調兵遣將未嘗自出一令

死丁際處皆心為良玉

而行無進退之患矣

光宗二女長寧德公主駙馬劉知樂安公主

駙馬鞏永固樂安早薨帝待寧德尤厚及秦

關失守兄妹相見僕叙愁苦變後劉夫婦逃

民間粉黛脂田盡為勢家所奪劉少有玉人

之目亂後丰姿頓改公主僦居草舍不免飢

寒

葡萄滿架芍苗齊玉燕羞長首欲低捧却小玉

池畔立戲拈紅豆打黃鸝

祀帶連呼祖降神丹墀拜伏口稱臣卿知今日

霜猿

息甲歸陽朕戰袍腰懸侯印樹旌旄喪痛哭成何了不令三年
作賊道

崇禎五年壬午良王出兵与太子自成战朱仙鎮二日夜而敗良王退軍襄陽
朝廷以侯恂代丁啓睿良王大喜遣使將金幣桓率兵五千迎恂既受
命朝廷中變命侯恂何接恂無幾良王遣使求我物以累去此名大出
代王王懼日相連累在云而以良王代是疑我而引圍之也自此良王遂
就其計未以林之為自樹計亦取濟鹽船之在江兵而掠之資又稱
軍仇引近南京就命福六九江命兵部為老熊但遇大恐以從侯恂以
去恂之而止朝廷不為已封良王為寧南侯以王之子二弟庚為法兵官良
王卒久為用 七年甲申三月丙戌帝出河官王六弟曰為日子不他力
以致居公於此遂為帝表表三軍編素乙而宏火帝王馬七乘阮大鈇等
亂政良王侍檄江南聲言入觀以侯恂似之文在庶宏光帝而立楚也王九以而卒

狼星四照王孤替王定 兵方自占天不操解思上何散子籀鈐

上以王師屢敗文臣楊嗣昌等以盡生侯國武臣左良玉等驕蹇不用命上每操解懷日
不才用我家臣好指開國功臣之也按大明會典帝軍無故立公侯門下者斬回朝用
片箴為世日在偏不常杯為幸豈敢諱習鞞鈐置身危難之地乎 狼星賊
寇之占天孤常指狼星天孤星移則賊勢怯崇禎末年太白屢畫見

憂邊主却舉先朝靖難兵

上一日在內殿處呼花帶曰祖爺降矣急祀帶下

殿俛伏稱臣引罪所言皆請難時事也既而

登殿解祀帶若不知者此事者故是以事何待或言帝為

崇闕巨堞是文皇再世誠可怪也居庸百二河山扼要衝飛報官軍

三十万齊心為賊作先鋒

李自成由太原進兵監軍賄杜勳以三十万王師

降賊守將周遇吉戰死

居庸關上列旌幢內府金銀賜百扛平日養兵皆養賊唐通報舉統兵降

唐通于十七年三月與劉澤法被同召澤法大

掠而南惟通以八千人入衛初九日平臺召

見上慰勞殊甚命統兵二萬守居庸關西賊

至通以軍又降

賊兵百萬漲昏埃聲鼓驚天曉角哀聞道六宮

皆掩面玉塞日暮出平臺

平臺上所奉御平也

正陽門外鼓闐風捲黃沙賊控絃上御平

霜猿

甚高戰守少進說是南遷

自王上入平高之同戰守之策閣部諸大臣力言王上南遷上曰卿等平日名之門戶不肯為朝廷出力

援兵十萬上譙樓可是文皇靖難收只費賊勳

三四後盡從壕內一時投

援兵十萬皆淨軍也杜勳既降賊射書城上曰吾杜勳也嘗天二十萬人俱降尔等

向諸瑄耳語良久麀守堦者退守者出投兵賊兵乘之而外城陷天。後報十八日

器于濠內遂開新義門賊改南面守城太監開新又門迎賊入城

白家湖畔草迷離万户煙漲怨鳥啼悵望南雲

無去路東風吹劔馬頻嘶

十九日上早欵為朕帶佩刀呂王承恩對飲佩劔奪正陽

門西引出守城兵殺內變反砲拒擊上亦尋

悔還至白河攬轡四望空色慘然

城上懸燈賊入濠九門已獻六軍逃士民欲為

朝廷戰三百年来不佩刀

正陽門懸燈三盞以表寇信之緩急時巡城

御史議起民兵士民皆踴躍願戰而杜勳之

黨已門矣此惜待蓋惜平時不教民戰以攻

土崩瓦解

霜猿

惟此一見即飄零

天事分離自任

哭罷叮嚀無散語

此者再哭又叮嚀

十八日太子承宣

見上在入宮見太子

子泣至入中宮必泣命

于上礼也上懷慈恩曰

尔母子相見尚能自域時

猛便問我即急命入

見后撫太子之玉帕哭

叮嚀再三三日早

間后中自縊

瑶臺帝子正年輕離出宮門道跡生嘉定府中

前霜下立迢迢深似紫禁城

長公主年十五夜自嘉定伯周魁府門者對

以門禁森嚴不便往鑰為辭見天將曉四仍

歸大內至國朝順治二年上書求出家

世祖命訪元配周都慰成婚一年而婚

空砲連聲震若雷陵園十二亦成灰平臺召對

何人對皇上無言慟哭回

丙午賊攻城上砲聲不絕流矢雨集仰視

守兵曰急開門否則屠矣守者懼但放空炮

猶揮賊退乃敢發

社稷淪亡命亦捐兩行珠淚盡君前聖朝過守

無畏戒妾負皇恩十八年

上入宮語后曰大事去矣后泣頓首曰妾侍

陛下十八年卒不俯聽一語至有今日極太

子二王大慟尊之出遂自經

國亡君死后妃送祖祠煌煌在鼎鑪回奏娘

已領旨宮人拜起自從空

霜猿

世有天下母豈死

同社稷後何恨

六六
...

坐

西正色不道

皆啼在左攝服莫敢仰視

上御便殿命左右進金危數中命宮人傳
旨兩宮及懿安張太后令自盡莫得壞皇祖
爺體西宮人回奏娘、已領旨猶叩頭跪
禮儀從宜如常時

主兒傳到乞嘯教主手親將換敕衣對仗兩班

同哭罷殿廷但有燕及飛上命侍主兒、者預來宮及亦宜之至也帝宮二
王入宿常服上曰此何物可弗改裝乎速命
換裝冬上自為解衣結帶曰此今日為太子

劍氣沖花垂深苔玉真高駕休雲迴幽、排殿日為平人在亂
離之中匿形

無人住鸚鵡猶呼萬歲來臨歲名姓兒年老呼之以為少呼之以
伯亦仍曰勉天之庶來此為父以招仇母

上入宮后已自經簾前白鸚鵡猶呼萬歲

忘我今日戎也
于日左右生物
哭班班亂中瑞
七万人一時皆內
殿與後召人矣

睿恩旁照及嬰孩手握霜鋒入殿來斷臂寧先壽

玉折昭仁一劍又蘭催此一作惟恐念此出奔寧天威又指入昭仁聲
道是兒與眾一劍空先射水晶

上至壽寧宮聞長公主哭帝曰汝何不死至

日對日兒無罪上曰生於吾家即是汝罪左

手掩面右手以劍搗之左臂仆地又斫昭仁

宮至于昭仁殿時年六歲

翠華西閣斷君憐未得長門賦一篇今夜有冤

甘帶血落花風裏聽鶯鶯

上入袁妃宮妃已溢恐其醒更以劍刺令其

霜凍

正色不也

攝服身被仰視

上御便殿命左右進金危數七十命宮人傳旨兩宮及懿安張太后令自盡莫得壞皇祖奔體國面宮人回奏娘、已領旨猶叩頭跪起禮儀從宜如常時

此首往不知何以不到乞噓歎主手親將換敕衣對仗兩班

錄柳言付已遺脫殿廷但有燕及飛上命侍主兒、者預東宮及承宣二王也帝宮二王入宿常服上曰此何物可弗改裝乎亟命換敕衣上自為解衣法帶曰此今日為太子所

無人任鸚鵡猶呼萬歲來臨歲名姓兒、年老呼之以為少呼之以伯亦仍曰勉天之庶來此為父以招仇母

上入宮后已自經簾前白鸚鵡猶呼萬歲忘我今日成也于日左右泣物

上入宮后已自經簾前白鸚鵡猶呼萬歲哭班班亂中瑞

七萬人一時哭散內殿無後召人哭

膚恩旁照及嬰孩手握霜鋒入殿來壽斷臂穿先

玉折昭仁一劍又蘭催此一作惟恐念此出奔寧寧天威又將入昭仁言、直、兒與眾一劍定先射水晶

上至壽寧宮聞長公主哭帝曰汝何不死至

曰對日兒無罪上曰生於吾家即是汝罪左

手掩面右手以劍搗之左臂仆地又斫昭仁

宮主于昭仁殿時年六歲

翠華西閣斷君憐未得長門賦一篇今夜有冤

甘帶血落花風裏聽鶯鶯

上入袁妃宮妃已溢恐其醒反以劍刺令其

霜猿

死又年及宮妃所御者數人

世祖章皇帝實錄原審三太子

案明國戚周荃嘉定伯及袁妃俱在為正想又是一袁妃也

燕臺四月草青，馬上悲笳身怕聽，過客若還

懷舊主回頭一望壽皇亭

十九日賊入城急求上所在不得見上所御

馬在山下垂韁啣草始知在萬歲山之壽皇

亭即煤山也

膏沐無施有淚懸去朝王母冠羣仙住河當日

為予說可作千秋信史傳

懿安太后預誅魏闈諸璫恨之將太后雜諸

棺中載出痊埋不得成禮予曾訪于西安張

孟堅被親自浣賊入宮見太后死豈有野史

青紗蒙頭走出午門之妄語及偽將李嚴還

太原伯家自經之說

午門待罪責供招舊侍先皇眾大僚忍見宮車

後內出月綾被體髮蕭

二十日百官俱至午門待罪賊命長班四下

搜賊予於是日遙見四賊昇帝從內出白綾

霜猿

衣月白綾小襖被覆面足無履傳于東華

門外

芳魂已去伴相君玉骨將歸四尺墳舊日宮嬪
無一在悲風飄動鳳皇裘

周皇后朝服自縊著綠錦鳳凰裙衣服週身

皆密縫 明朝家法端嚴貞節千古罕有予

嘗茅南渡三君福王童妃解至京以賜尚書

胡廣鄭端履欲犯之童不從罵日逆賊敢犯

王后耶囚之地獄中三年終不從乃殺之唐

王之后則死於汀州永明王后王氏則為逆

賊吳三桂所逼手碎流蓋自刎皆千古流芳

者也 見楊德澤筆記盡目觀者行至陽秋云

王后解至京上賜太監二人服侍又

屋一椽真嚙語也永歷太后年九十二崩於

雲南善濟院中占見楊內臣筆記

內家避寇承明旨玉殿金先人盡述亡不似唐

家委社稷三千宮女拜巢黃

十九日上召諸內人出宮避賊、既入放火
燒西華門宮人號哭出走有不及出者皆遇
賊投溝中

霜猿

茶庵棚下白楊棺百姓皆來掩泪看多少騎驢
人過此曾無一个下驢鞵

賊令西來偽王官騎馬降官騎驢一時騎驢
過帝后尸者皆以扇障面而過無一哭拜者
不鑿前車至漢唐東林講學為三王臣憂門戶
君憂國門戶成時國已止

初神廟特皇后無子鄭妃欲立其子福王而
宰相持兩端遂有三王並封之說東林講學
之會從此興蓋所謂翼衛太子之謀也天啟

初魏闖殺東林黨幾盡至溫體仁為浙黨周
延儒則引浙黨入東林矣

山風壓竄空魂驚漢將提戈下此營當日覆師
曾十萬馬蹄踏破髑髏坑

坑在松山此言明兵松山之敗績

口銜君命出邊州虎穴何人可代游世是遼陽
蕭子玉臨行一語至今羞

時內寇既逼上乃命使出塞諱和有蕭子玉
者遼陽素無賴人也該代元帥行遂銜命而

茶庵棚下白楊棺百姓皆來掩泪看多少騎驢
人過此曾無一个下驢鞦

賊令西來偽王官騎馬降官騎驢一時騎驢
過帝后尸者皆以扇障面而過無一哭拜者
不鑿前車至漢唐東林講學為三王臣憂門戶
君憂國門戶成時國已止

初神廟特皇后無子鄭妃欲立其子福王而
宰相持兩端遂有三王並封之說東林講學
之會後此興蓋所謂翼衛太子之謀也天啟

初魏闖殺東林黨幾盡至溫體仁為浙黨周
延儒則引浙黨入東林矣

山風壓臥宏魂驚漢將投戈下此營當日覆師
曾十萬馬蹄踏破髑髏坑

尤在松山此言明兵松山之敗績

此首錢集所
蕭子玉臨行一語至今羞

以寇既逼上乃命使出塞諱和有蕭子玉
者遼陽素無賴人也後代元帥行遂衛命而

至國朝太宗皇帝知其偽而不言接之以禮際行乃嗤之曰汝是遼陽蕭子玉莫謂我不知也

謹具江山百座城崇禎夫婦列雙名鮮紅簡子書申敬獻納通家八股生

時有粘於壁者曰謹具江山百座崇禎夫婦二人敬獻納通家生文八股頓首拜蓋痛明之以時文亡國也

兩山寢殿北山陵掃地存破衲僧却有故宮馮

山侍贈人黃玉水中丞

馮內侍者舊宮監也開寶石鋪于京中有客過之見黃玉水中丞製甚精雅問其價曰先皇爺最愛之物見之輒生悽愴今不思其在目前公既欲之即以相送弗論價矣

五尺玲瓏十指寒病中猶起帶愁彈金徽玉軀

無消息知在誰家几上安此言田妃所弄瑶琴也

無復松楸亭殿傾年來莫禁野夫耕荒原多少

宮妃墓盡被牛羊踏个平
奔馬征牛名利場園林誰望舊斜陽
漢家尚有銅人淚
既向風前哭武皇

霜猿集終

霜猿集後序

霜飛五夜淒、沁骨之悲猿叫三聲黯、沾裳
之淚自古興亡之感每傳危苦之詞亡國之音
哀以思逸民之志微而婉編排瑣事猶似異代
之悲纂錄遺聞一洗前朝之恨此長歌可以當
哭而野老為之吞聲也慨明季之不綱致未旣
之失取閣人竊柄公卿拜珪讓之門阿保承恩
宮掖崇聖媵之位陸啟萱宛尔官家慈母楊渡
恭居然天子門生崇信僉壬豺狼當道誅鋤善

紫塞鴻飛玉殿空宮祀暫換素衣冠天顏老日長堪慘御祭
遠師第一壇

日上蒼天海而勃峻九壇御祭哭出魂者以死身殫子
身古如醉一揖恩

松山之敗十三萬禁軍無一人及女上以時臣必死于父故賜祭
九壇上御祭素服出長揖哀慟不已嗚呼將軍死海國
是恒子何敢重及及之疎乃羞此千古而下讀是詩女極之憾

高

玉勒金鞍紫電驅墓門長揖淚沾衣官亦食先朝祿不為亡君一滴淚
用方寸并白髮跪坐中極見四羊日雲回思三十年前子國破身又止兩
後

庚戌之秋遇宣興門下士于席問與之同宿後軍興軼子甚恚回思國
破君止止於三十年間耳為之揮淚

禮曰昔轉和靈那洞雲寒水溪、朝來偶咏霜猿集溪西
南湖一片山

類麟鳳罹罹刊章遍及於東林置獄廣開于北
寺膺滂駢首慘留康樂之賢喬固橫刀碧化萇
宏之血人之亡矣邦其瘁哉幸而皎日當陽水
山忽倒英年事難玉燭還調崇儉德以勵精屏
逸而圖治水嬉過錦未妨午夜之軍書消九
咬春不廢萬錢之兢業而乃弊由獨斷性復多
疑卒成偏聽之奸未覩轉圜之美而 衛索廠
方消水火之爭俗蜀甘陵更起元黃之戰競營
門戶誰同聖主之殷憂莫顧封疆孰辨勞臣之

功罪金門伴食帥臣以馬吊巡邊玉帳道遙主
帥恃華嚴却敵遂使哀鴻遍野飛豹弥天黃巾
青犢之妖縱橫去縣白馬黑山之賊傾覆神州
慘矣鳳雛捧青萍而玉碎傷哉龍種解寶玦而
珠潛隨天上之胡髯千秋義烈殉宮中之翟鞠
四海悲号人誰笑于秦廷鬼竟謀于南社豈天
心之善醉抑國事之多艱迄乎南渡以還更屬
西顧之日燕巢幕上誰知天塹難憑魚在釜中
誰識樓船竟下馳劇車而竟下來選繫臂絳紗

吹玉笛以徵歌纏頭錦彩元凶擁虎帳而設兵
闖賊據鳳也而調鼎湖相跋扈共憂仲之來
淮南孤危莫救王琳之死棄長城而腸斷鍾山于蕩里鐘山
草色恨于六朝此江水潮聲打孤城而腸斷鍾
山草色圍故國而竟銷也嗚呼八千七鬼竟成
憑社之狐十八孩兒竟作慣堤之蠃三萬載之
珠囊既失十七世之妻任誰燒先生身作逋臣
心傷時事壽春城下曾無報葛之人滄洲島中
剩有悲田之客昔年幕府慷慨磨盾鼻而書以

日草齋連涼繫唾壺而賦詞以或莊或謔恬則
有哀有思澹憫取前篇稍為刪定留吉光之片
羽約近百章味疾鯖之一腐并分二卷悲哀不
少無非越客之嗟悵惆悵編多絕屬楚囚之泣

云尔

乾隆甲子仲秋後三日玉峰後學曹徐灃聖開

氏撰

鶴臞周先生名翰西海虞人也少補博士第
子負後棄舉業入史公幕國寶公既腐崑山

窮老無家所著有同谷集古文疎宕雄壯似
大蘇此霜猿集詩無題有注余為刪汰而存
之名曰霜猿集者因其悲愴笑似登湘山
聞霜下猿啼也或類會刊或咏也愁冠警即
作燕都襟事詩亦可曾徐雲識

霜猿集之卷共詩一百二首失二頁本九十四首披讀一過方以卷止之狀况在自
前原本亦本葉之有不易之字本回字少中際由校字此為缺字詩
中匡中俱有立竄意為作此手稿自多飛陽通隱能畢者極自苦若和
震州同靈寤之永瀨之之句山至先朝遺臣而此于氏靜逸
貞冠此与 嘉慶九年五月十日中院偶跋 庵圖

此書余先假得畢氏舊鈔本特錄擬較琳瑯秘室

活此字刊本多野史氏曰及曹徐雲跋二則後又得

一舊鈔本与畢本互有詳畧次序亦多不同再三

索之假比畢本本为佳末有跋云嘉慶九年五月

中院偶跋姓比翳如不可考矣復為加改共得詩

目有餘首視原跋一百有二句之數庶無遺憾矣

京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除夕用流墨校讀

一過并志此本之用綠丸右白菴

霜猿集序

殷之亡也朝宗興麥秀之歌周之衰也行役起黍離之歎迺若
王臣不返沅湘之悼何深公子無歸虞夏之懷彌篤詩噏而甲
子成編采菊完柴桑之節嘯罷而廣陵作樂鼓琴寄中微之思
此數君子者皆值宗國之淪亡遇故都之傾覆唧哀結想鬱爲
詩歌者也屬當明季喪亂滋多乃聖乃紳四海抱沈淵之痛吾
君吾后千秋餘狗國之香此開闢未有之變問誠書契所無之
創事天產哲人賦才獨異文章軼駕于南華疑莊生之再見風
雅迫蹤于西楚信屈子之復來爰讀霜猿之二卷如聽月峽之
三聲其志切其旨哀其志切故字字發乎深情其音哀故言言
可以長嘯方之少陵詩史彼略而此詳比之尼父麟書貶多而
褒少儻名閨弱質相府小星際此天傾地陷赤伏無再驗之符

遽爾家破人離素鏡絕重圓之照樓名燕子與燕俱棲院鎖梨
花比花更悴爰乃黃絕入道素簡朝真初上蒲團即悟三生之
果不登法席焉知衆妙之元倚碧窓而吹笙鼓瑟青鳥來庭入
丹山而執草尋芝白猿引路固將長往紅塵安神雲岫何幸親
承紫氣獲睹瑤編本以忘身忘世之心又生悲國悲君之念微
險簷下淒淒風雨之忽臨高詠燈前冥冥鬼神之交泣嗚呼先
帝后之陟降非遙應鑒孤臣之至意家相國之精靈如在豈憎
賤妾之多言歲屬丙申時維八月廣陵女冠李儵縑孫道院空
雲主靜軒中用裁斯構

按李儵號空雲金陵人史道隣先生妾也後爲女道士入王
屋山不知所終

霜猿集卷上

華陽道隱具草

讀罷仙經不欲言鍊將神氣去朝元而今重話先王事如叫湘
山霜夜猿

亡國之音哀以思不猶登湘山之麓聽霜夜之猿乎遂命之
曰霜猿集

記得慈闈親口傳歲當戊午立秋前蚩尤旗在東方出天下兵
戈五十年

谷生八齡先慈管孺人謂之曰吾少時見蚩尤旗見東方其
光如月占者謂此天下從此兵戈五十年吾眼不及見願兒
莫遇亂離爲幸易代之際先慈年五旬自戊午至今甲子一
週矣

口銜君命出邊州虎穴何人可代遊汝是遼陽蕭子玉臨行一語至今羞

肅寧縣內泣牛衣一旦凌雲入紫微天子宮中呼件件八千女鬼亂京畿

魏忠賢肅寧縣人有優人數輩忠賢爲之負簞暇則與其黨博忠賢博不勝怒指其具曰吾無錢以此與汝其人曰卽以此與我忠賢奪屠刀割與之者僧贈以金令入京爲闖人光宗晏駕後宮有謀匿太子者忠賢負之以出卽熹宗也旣卽位賜名忠賢忠賢善伺上意上寵之呼爲件件由是輒寵弄殺士大夫之不附己者縱騎滿天下士林喪氣宗社以危先是隆萬時有八千女鬼亂京畿之讖則忠賢亦應氣運而生明祚將盡天實爲之我於忠賢何尤

焚得新香透玉毫彩雲含露潤天桃黃昏內殿重重鎖貂帳春温日未高

熹宗冲年踐祚內侍私製淫香以媚上方蕪半炷則心蕩情會不能自持卽思枕席矣熹宗之不永年實由於此

召得宮官入九重描金朱盒畫雙龍和糖蒸餅妃親置手自濡毫署謹封

熹宗疾大漸魏忠賢忌帝英毅謀欲煬帝懿安后謂后曰嬪戒皇叔莫得食宮中物后乃從母家取蒸餅以進手自署封長庚晝見日西沈魏監陰謀召外兵幸得乾兒崔司馬一時寒戰噤無聲

熹宗疾大漸忠賢欲召外兵行廢立之事時太白屢經天忠賢與兵部尙書崔承秀謀之承秀懼而色變寒噤不能發聲

忠賢嘆曰汝爲本兵大事在汝掌握今如此已矣

宮妃進藥后先嘗大事親聞屬信王我願汝爲堯舜主不禁承旨各悲傷

熹宗疾雖漸未有明旨傳國后恐患賢行鳩每進藥后必親嘗忠賢休沐后乘間問曰陛下萬一不諱大事如何帝曰定屬信王后問欲召王否帝首肯后即命黃門速召信王入王拜床前帝曰我願汝爲堯舜之主王叩頭泣對曰陛下言及此臣該萬死后曰聖意已定可宣布中外於是人心皆屬信王忠賢不敢有異議

哭喚哥兒恨鬱忽自言調護盡成空大行胎髮靈前置黃帕盛來下梓宮

奉聖夫人客氏恃恩驕恣自以爲帝之八母與魏忠賢狼狽

成好如同夫婦帝崩猶哭帝爲哥兒今上聞之怒有旨逐出禁中時大行方殯客氏至靈前再拜痛哭手探懷中指爪胎髮以黃帕盛之送入梓宮又再拜痛哭而去

玉漏將沉月轉廊官家猶自理封章宮中寒夜多承值重熱熏籠百合香

上卽位勵精圖治每夜覽大臣封章嚴寒不徹宮人苦于承值熏熱淫香

碧瓦凝霜蠟炬紅百和香爐御爐空可憐談盡先皇帝愁聽西園玉樹風

上聞香欲寐連夜方覺之呼羣閣責曰先皇帝卽世皆爲奴輩誤復欲誤朕耶閣叩頭稱萬死西園熹宗停梓宮處也

玉皇西狩下天都縱使圓狼門赤烏賽過五紅驚一坐戊辰元

且受嵩呼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十日天子御正殿受朝賀李自成未爲賊在米脂山中會飲擲骰賭酒一人得五紅爲勝自成奪骰謂衆曰吾當得六紅汝等呼我爲皇帝一舉手果得六紅自成奮臂曰汝等拜我皇帝羣不逞俱被酒爭下階叩頭稱皇帝萬歲自成引此自負潛懷不軌之志

千羣鐵騎射金鐔沙暗皇城畫纛旗獨黠淨軍得四萬一時授甲盡登陣

啓禎之聞京師淨身男子有幾十萬名曰淨軍一旦有警登陣者皆淨軍也

花生玉露柳生烟坐覽軍書上未眠夜半月斜殿影黑黃封猶降鳳池宣

上以賊禍披猖中夜坐覽軍書更籌三唱中官猶齎黃封至內閣閣臣聞旨下驚起方知上在宮中未寢爲之悚然

君王習射御溝西五色旌麾高下齊三發六黃穿七札楚猿若見必湏啼

上以內外多難不自暇逸常與中官習射御溝上小黃門執五方旗上發矢中的以旗爲節中官叩頭賀上每發多中有穿札之勇誠英主也

會聞烽火照甘泉武帝親征自待邊常挽角弓騎宛馬黃繩三股石頭懸

上嘗騎名馬挽弓馳射又以黃繩懸大石殿內手自舉之有漢武自將待邊之意

昔袍瑤琴事上眞偶過天闕下鸞輪玉絃本是平情物豈若昭

陽歌舞人

咏田妃也妃雅善鼓琴

花爲容貌玉爲牀白日承恩卸却粧三寸繡鞋金縷織延儒恭進字單行

上畫幸妃見妃繡鞋精巧舉而視之有細書一行曰臣周延儒恭進上不悅而罷由是薄延儒

素琴拂罷換朱絃指上宮商母氏傳急遣黃門宣入內水晶簾下鼓朝天

妃善鼓琴上疑爲琴師所授問之妃曰妾之母所教上遣黃門召入賜坐鼓琴母叩頭坐水晶簾下鼓朝天引一曲琴聲和婉尤善于妃上大悅

春到坤甯雨露濃曉寒猶透繡衣重拜來皇后親扶却坐賜龍

團茶二鍾

袁妃朝見坤寧后以妃無寵心憐之中官奉妃來朝后卽御

殿妃拜后親扶住命坐賜茶極其優禮焉

團團紈扇掩新秋帝寵雖移后寵優蜀錦吳綾每賜得牙牌不到玉階頭

每宮置一牙牌鐫名其上上御坐中官捧牙牌置上前上拈一牌中官卽傳牌至宮宮妃卽嚴妝候駕上不幸妃宮故牙牌不到玉階也

坤寧簾幕日曠曠立殺田妃殿角東近午宮娥成對出雕金龍椅坐當中

田妃朝見坤寧宮人傳奏后故治他事不卽見移時聞內殿傳呼后盛服出坐雕金龍椅受妃朝禮成而退不賜坐不賜

茶

銀片鱗魚綠玉盤君王悄悄獨憑欄情知昨夜西宮事淚滴花前翠袖寒

田妃以后待已薄鸞訴之帝帝頗懷怒宮中最重鱗魚魚至必設宴帝獨凭欄不語后知西宮昨夜必有所言不歡而罷金母凝神鍊玉爐東皇邀去赴蓬壺天風吹落雲垂地十二宮人下手扶

帝邀后後苑賞花田妃亦召至后頗莊帝滋不悅妃亦意輕后后讓妃而訴之帝帝故若不聞后故近帝言帝素勇以手麾后令去后反走而仆坤甯宮人十二同扶后起

潤花靈雨敗花風富貴原來誤妾躬不記昔年信邸內危疑百事兩人同

宮人扶后起后哭曰陛下不念爲信王時魏忠賢用事日夜懷憂惟陛下與妾兩人今日作皇帝富貴遂乃作與他人耶妾死何難中官及宮人俱叩頭請后還宮后還坤甯

和衣臥起廢饗殮御柳鶯啼晝掩門此日忽垂新雨露中官叩旨賜貂墩

上在謹身殿念后同處患難轉輾不安召坤甯宮人問后起居后三日不食矣上惻然命宮人以貂墩賜后致殷勤之意又命田妃修省宮人傳旨后強起謝爲之一餐

曉鏡清光映玉筍驟驚人處是花鈴好教修省無些事且展風詩咏小星

言天子教我修省我自反無些事不服過也展風詩咏小星之章曰實命不同安于命也

蟾絲捲盡角門開繞苑迴廊半是苔獨有楊花知寂寞無風簾
外自飛來

上兩月不幸西宮故殿門閉角門開耳

鈎闌東畔日將斜那得行來小監家報道中宮有懿旨特宣妃
子去看花

上苑牡丹花盛開上與后開宴賞花袁妃與諸後宮從焉后
語帝曰花容甚好何不并召田妃上大喜命小黃門以中宮
懿旨召妃

萬種離愁一見懽多多細語問平安更籌三下停歌曲隊仗穿
花扇影團

妃聞召卽至見于花下禮畢再開平安后以和顏接之更籌
三唱方罷宴后啓帝今夜可幸西宮后獨擺仗還坤甯

轅門殺氣掩斜暉未得恩頒比淨軍將曉角聲催上馬前旌已
入海西雲

祖大壽以邊兵入衛京師戶部未卽撥糧而登陴者皆淨軍
其大璫日領宮中賞賜曰皇爺賞你守城辛苦有頃則曰此
是娘娘賞要你用心守城太后娘娘亦有賞某宮娘娘亦有
賞祖兵在城下心不平璫又指斥其罪一時上馬吹角偪大
壽北還大壽以敵方深入不敢歸軍吏至帳前呼曰請老總
爺蚤蚤上馬大壽不能違衆上馬怏怏去

紫塞鴻飛玉殿寒宮袍暫換素衣冠天顏盡日長悽慘御祭遼
師第一壇

日上遼天海霧噴九壇御祭哭忠魂爲臣縱死封疆事萬古難
酌一揖恩

松山之敗十三萬禁軍無一人反者上以督臣必死于義故賜祭九壇上御素服望空長揖哀慟不已嗚呼將軍死綏固是恒事何敢當君父之殊禮若此千古而下讀是詩者猶有憾焉

真靈朝罷瑞烟收白玉階前獨自遊氣數已成無可改三天鼓樂送青牛

上以寇禍日迫特召江西張真人建靈醮乾清宮上齋戒嚴潔一夜夢獨遊空中無數精靈皆來朝詣仰視城闕嵯峨既至則階級欄楯皆白玉所成上乃驚曰此上帝之居也卽俯伏具奏遙聞殿上如嬰兒聲曰此氣數使然非卿之罪有仙官星冠雲服扶上起送出天門外聞鼓樂紛然一童子騎青牛武士荷擔若人間冊籍者數十人上驚悟明旦召張真人

告以夢真人奏曰陛下建醮而夢見上帝必有景福之綏矣婁東月旦品時賢社譜問生有七千天子徒勞分座主兩闈名姓已成編

婁東張庶常溥倡舉復社依附東林一時奔競者多歸之門生有七千人焉春秋兩闈天子徒然分遣座主而孰元孰魁孰先孰後庶常已編定無遺人矣座主房婦非門生卽東林黨人待庶常以揭榜大爲孤寒之患童生府錄一名值銀一百二十兩皆爲黨人壅塞也

新來艷質可憐身繡幕留香別作春再召東山爲國計畫船簫歌闈江津

洞庭山富家娶嬾少而美夫死婦獨居一日聞街頭鼓樂聲謂侍兒曰誰家娶親耶試往觀之遂出門坐花轎中去富家

訟之縣縣申道下檄緝捕甚急娶親者懼事洩以其婦盛妝
送宜興大見寵悅詩曰新來艷質可憐身繡幕留香別作春
卽指其事也不倉張溥爲門戶計鳩金二十萬兩賂要津宜
興得再召然無行意曰不如在家樂溥乃見張道臺令以硃
單捕婦而語侵相國溥見宜興出單于袖中宜興大怒溥曰
此小事不足怒公今高臥不起將來更有大于此者宜興恍
然謂溥曰非公吾見不及此也遂行坐樓船樹大壽壽上綉
東山再召四字祭賽江神酣飲彌月初不知天子台已蓋爲
國家大計矣詩曰再召東山爲國計畫船簫鼓聞江津深譏
之也

三冊書成註復刪莫防燈下鬼神環西銘夫子酈都主生死枯
榮一筆間

溥別號西銘其門人稱爲西銘夫子延儒再召溥欲盡用其
黨人而殺異己者書三冊以進延儒秘而藏之

月墜西江歌舞闌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遊岱相國方
言好作官

延儒泊舟江滸終宵飲宴是時賊禍糜爛中原極矣忽謂其
門人曰吾離家四十日已得二十萬足以樂我半生我不赴
京矣客曰皇上待公如饑渴此豈公高臥時耶張西銘計音
至延儒驚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旣而曰天如死我方好作官
客曰庶常我道于城公何爲出此言延儒乃出二冊以示客
曰此皆天如所欲殺之人也我如何能殺盡溥還婁東一夕
暴死亦天意也溥死無後

風流宰相去巡邊八座行來穩似船多少公侯伏下道上方寶

劍齋旗前

上命延儒視師賜上方寶劍制曰自總兵官以下有不用命者斬之如朕親行延儒乘八座前呼後擁旌旗千里不絕歷代公侯五營都督皆蟒玉伏下總兵披執從事

令箭如飛駭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飛來頃刻還飛去立限回京取紙牌

延儒奉命視師上親餞之御手捧卮者再既出都門百里一旗牌官持令箭飛馬回京大司馬方退朝遇之于道謂戎信孔急大懼都人驚疑相告既而知爲取紙牌諸弄具人尤惴惴慮其僨事延儒在軍中日與諸狎客戲置閫政于不問讎罷張燈翠殿頭金杯不解玉瀨愁天家歌舞民家哭百萬王師在涿州

宮中除夕夜上與后妃同宴樂甚后獨不悅上問之后對曰今夜佳節妾得侍陛下飲宴但思王師百萬俱在涿州涿州百姓豈得室家相聚乎上爲之潸然淚下沿邊千里列烽臺十八將軍有戰才令到喜峰防卒去長生木主馬馳回

周延儒徹張國維喜峯之兵衛天壽山

前驅叢子聽蛟螺趙女燕姬出塞多上相班師還帝關金銀百萬馬驟馱

吏部茶箱玉琢卮青囊小事各分司一棺歸葬松陵後風雨樓中幼女思

延儒再入相引其黨吳昌時爲吏部文選司賣官粥爵賊私百萬延儒既死上親鞠昌時受極刑斃昌時爲吏部時有疾

各大僚間安入臥內有青囊五人司茶皆絕妙姿也茶卮是羊脂玉琢成受以烏金盞從日本國來者雕刻精巧觀者動心昌時死無後有二女皆殊色

辭命潛通密送貂願遵明誓息金鑑使君認作封侯約只患文龍不患遼

袁崇煥爲經略或說之曰二十年不交兵公封侯矣崇煥信之遂成誓約于是崇煥但圖文龍而視遼事爲可緩

閉却中營鎖上鐵曉風吹凍血朱殷三千甲士同聲哭平島仍爲糜鹿山

毛文龍開幕平島屢獻軍功而糧道險遠艱于接濟議者謂文龍結納蕃夷多所要求漸有不臣之志袁崇煥爲經略受密旨令圖文龍崇煥至海上檄文龍過海議事文龍從三千

甲卒渡海而西崇煥詣文龍營與之飲醉而宿焉文龍以爲經畧待已之厚也崇煥還從五十騎來謝崇煥開宴待之止五十騎營外酒酣崇煥顧謂文龍曰朝廷有密旨與公觀之中軍官宣旨文龍惶恐叩頭請經略上疏爲已辨雪崇煥叱左右傳文龍以尙方劍斬之大炮三舉而文龍之首擲階下矣次日崇煥厚犒其兵遣歸本鎮三千人痛哭而去繼文龍而受事者卒伍庸才撫馭無法屬夷皆散而平島仍爲荒山不辭霜露翦蒿蓬拊背形成遼海中可怪滿朝無識見將爲疑事問眉公

考沿海全圖平島正在遼後爲牽制之要地故曰拊背形成雲間陳繼儒者自號眉公王文肅公門下客也爲文肅主家事文肅譽之遂負一時之望毛文龍功罪舉朝以爲疑當事

乃馳書咨繼儒得繼儒一言而誅文龍之議始決
主守差安主戰非自強一着得先機大臣少有擔當力揮霍雄
才世所希

此弔故經畧少司馬熊廷弼也是時東林黨方盛廷弼獨不
入黨黨人憾之故廷弼主守王化貞則主戰非廷弼之怯而
獎化貞之勇蓋爲門戶爭體面也廷弼之意謂克敵莫如富
強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最上之策而同事者撓之
旁觀者撓之軍志曰師克在和遼事之失化貞與廷弼不和
也廷弼臨刑喟然曰朝廷留此漢子尙有用處而今已矣此
詩深責大臣無識不能擔當大事使揮霍雄才得一再任衆
議紛然必殺之而後快是敵再克而我再敗也宗社之亡其
能免乎

金吾棍上血飛揚萬里長城徒自戕他日好隨丁令鶴歸來重
看舊封疆

廷弼初爲南京督學御史繩士過嚴曾援周宗建置前列而
以小過責之宗建旣爲科臣受命鞠廷弼獄具杖三十廷弼
謂宗建曰我與汝有師生之誼何至于此宗建方啣宿怨正
色而對曰今日之事君事也奉杖之故有金吾之句

霜猿集卷下

華陽道隱具草

玉窻想見笑言温有氣如蘭近至尊今夕西園空殿內流螢幾

箇照黃昏

傷田妃也妃體氣如蘭其行坐處香踰時不絕

塵生玉几暗金徽彷彿蘭房見畫衣方士慚無少君術曉風殘

月有魂歸

此咏上悼念田妃恨方士無少君之術徒使曉風殘月有魂

自歸而上不之見耳

越紗吳紗巧剪裁曾隨靈鳥上三台身輕善舞如飛燕十斛明珠買得來

上念田妃不置妃兄在吳門買歌姬陳圓圓者至京師將以

進御圓圓姿態非凡名傾吳下曾侍宴宜興故有三台之句
碧天無計覓廳輿那得將身入帝居今上聖明不重色厭觀歌
舞愛觀書

田皇親以圓圓進上上以其青樓婦恐壞祖宗家法却之每
日焚香讀書迨夜不輟

南都遷去北都沈感得君王怒最深欲究根源成大獄恐傷長
信獨居心

崇禎末年賊禍方烈糜爛五省而遼兵又每年入塞民間訛
言帝將南遷傳入禁中懿安太后謂皇后曰外邊人多言周
延儒勸皇叔南遷延儒江南人圖自便耳祖宗陵寢俱在北
方得免陸沈乎爲語皇叔延儒之言不可從也后亦素疾延
儒乘間言之帝帝本無此意聞之大怒欲窮究其言恐傷太

后心乃止

閣臣天性最仁廉摺撫何須劍戟銛將吏臺前聽號令中軍元
帥誦華嚴

閣部揚嗣昌素奉佛法旣出視師專意招降賊降者數十萬
卽于附近安插未幾降者復反四面皆起王師如在重圍中
矣嗣昌每日持誦華嚴謂此經可以消劫且見之奏章是豈
身統六師而爲天子討賊之人乎

勅賜晚餐食大豚六師無氣掩轅門將軍馬上能鏖賊鐵券山
河誓子孫

左良玉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剽錦州軍裝走昌
平事軍門侯恂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平軍赴救榆林尤世
威爲總兵官入見言良玉可將恂從之已而良玉戰松山杏

山下皆捷遂授總兵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受詔討賊既至豫則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師洪承疇意不合乃嘆曰我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繼爲督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意尤輕之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方倚重良玉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嘗自出一令然是時良玉兵強大爲賊所畏賊知左兵所在輒棄金銀于道左兵取之賊按轡而行無追踪之患矣○上命中官以銀兜鑿賜良玉良玉每日食一大豚其子夢庚庸才也良玉以家貲犒軍夢庚有吝色良玉嘆曰我家不能世有此軍矣故末句識之

息甲潯陽脫戰袍腰懸侯印樹旌旄發喪痛哭成何事不合當

年縱賊逃

崇禎十五年壬午良玉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朝廷以侯恂代丁啓睿良玉大喜道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恂旣受命朝廷中變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未幾恂得罪去以呂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罪侯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遂離嘗往來江楚爲自樹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貨財又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以語侯恂恂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封良玉爲寧南侯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十七年甲申三月得先帝凶問良玉大哭曰爲臣子者不能盡力以致君父如此遂爲帝發喪三軍縞素乙酉宏光帝立馬士英阮大鍼等亂政良玉傳檄

江南聲言入覲以清君側意在廢宏光帝而立楚世子至九江而卒

狼星廻照玉弧潛主客交兵太白占天子撫髀思上將世臣何敢學韜鈴

上以王師屢敗文臣楊嗣昌等以書生誤國武臣左良玉等驕蹇不用命上每撫髀嘆曰不如用我家世臣好世臣指開國功臣之後也按大明會典京軍無故立公侯門下者斬國朝用法嚴爲世臣者保有常祿爲幸豈敢講習韜鈴置身危疑之地乎○狼星賊寇之占天弧常指狼星天弧星移則賊勢張崇正末年太白屢晝見

袍帶連呼祖降神丹墀拜伏口稱臣那知今日稟邊主即舉先朝靖難兵

上一日在內殿遽呼袍帶曰祖爺降矣急下殿俯伏稱臣引罪皆靖難時事也旣而登殿解去袍帶就坐若不知有此事者是以京師傳言今上是文皇再世誠可怪也

雙眉覆髮國亡秋使識離騷一段愁今夜細書亡國事淚隨筆下不能收

崇關巨堞是居庸百二山河此要衝飛報官軍三十萬齊心爲賊作先鋒

賊由太原進兵宣大監軍杜勛率衆三十萬降賊爲賊先鋒居庸關上列旌幟內府金銀賜百扛平日養兵皆養賊唐通又報舉師降

唐通于十七年三月與劉澤清同被召澤清大掠而南惟通以八千人入衛初九日平台召見上慰勞殊甚命統兵二萬

守居庸關賊至通以軍降

賊兵百萬漲昏埃鑿鼓驚天晚角哀聞報六宮皆掩面玉纓日
幕出平臺

平臺上所常御處也

正陽門外鼓填填風捲黃沙賊控弦上御平臺商戰守紛紛進
說是南遷

皇上入平臺問戰守之策閣部諸大臣力請皇上南遷上曰
卿等平日各立門戶不肯爲朝廷出力所以至此君死社稷
禮也何多言

日轉天街鼓二更小樓低唱度秦箏國公未返朱門閉徒見星
垣黑氣橫

皇上于十六夜微行至成國公府府旁樓上尙有彈箏度曲

者內侍叩府門闢人辭以公爺赴宴未回上爲之長吁仰見
黑氣如旗自西而東入紫微垣結爲圓直檢座上入宮以語
后嘆曰天象如此我其殆乎后曰陛下十七年兢兢業業未
嘗得罪上帝今日之專諒有天佑上坐而假寐

萬歲山頭草木繁昔年曾見翠華翻依然紫氣秋光內誰爲先
皇主寢園

十八日上登萬壽山召新樂伯崔駙馬至有所屬旣而罷去
授兵十萬上謙樓可是文皇靖難收只費賊勛三四語盡從濠
內一時投

授兵十萬大半皆淨軍也杜勛旣降賊射書城上曰吾杜勛
也宣大二十萬人俱降爾等徒守何爲吾欲入城有所講急
絕而上勛向諸璫耳中語良久守者皆投兵濠中喧呼爭下

賊兵乘之而外城陷矣○塘報十八日賊攻南面守城大監
開彰義門迎賊入城

白家河畔草離迷萬戶烟深怨鳥啼悵望南雲無去路春風吹
劍馬頻嘶

十九日上蚤起易服帶佩刀奪正陽門欲出守城瑞疑內變
反炮拒擊上亦尋悔還至白家河攬轡四望容色慘然

城上懸燈賊入濠九門已獻六軍逃士民欲爲朝廷戰三百年
中不佩刀

上至白家沙遙見城上懸白燈三原約爲內城旣破之信上
知事不濟急還宮○自外城破巡城御史等欲起民兵守城
士民踴躍願赴議未定而杜勛黨已開門迎賊內城又告陷
矣

情知一見卽飄零兄弟分離母自經哭罷叮嚀無數臨行再
哭又叮嚀

十八日太子永定二王見上求欲入宮見后太子諸王入中
宮必請命于上禮也上愴然悲曰爾母子相見尙能得幾時
猶須問我耶急命入見后撫太子二王慟哭叮嚀再三明日
早間后即自縊

瑤臺帝子正年輕雖出宮門道路生嘉定府前霜下立迢遙深
似紫禁城

長宮主方十五歲奉聖母命同宮人數十到嘉定府府中人
以門禁深嚴不便請鑰爲辭見天將曉仍歸大內

空炮連聲震若雷陵園十二盡成灰平台召對何人對皇上無
言慟哭回

十四日起復廢監曹化淳等是時一旬日色無光天氣陰慘十八日忽發大風驟雨有如冰雹雷電交作人心益恐懼九門堅閉不通外便門盡行填塞曹化淳與杜勛密謀迎賊炮聲雖不絕屋瓦皆震究竟內外關通不實鉛彈惟有空響一人不傷仍麾手示意令賊稍卻然後點火遙見天壽山烈焰彌天享殿盡行燒毀自初十日外邊報緊急皇上終日召對諸輔并科道官竟日默無一言惟有涕泣相向而已每召對一次皇上必爲之慟哭還宮

騾馱車載赴邊管輪助何堪養戰兵此處不留何處去曾無犬馬戀人情

先是內帑空虛措餉無策詔勦戚內官輪助諸閭門上俱貼此房急賣悉出玩物求售宮中壁間有書此處不留人自有

留人處而去者數百人吁曾無犬馬戀人之情乎

社稷淪亡命亦相兩行珠淚盡君前聖明過守無晨戒妾負皇恩十八年

上入宮見皇后曰大事去矣汝爲天下母當死后慟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無一語見聽今日同死社稷亦復何恨上悽愴不願意氣自如

國亡君死后妃從祖訓煌煌在鼎鐘回奏娘娘已領旨宮人拜起自從容

上御便坐呼左右進酒正色而進金卮者十數皆嚙左右懾服莫敢仰視命宮人傳旨兩宮及懿安后以自盡曰草得壞祖爺國體宮人回奏娘娘領旨叩頭跪起如平時

主兒傳至各獻欵御手親將換敝衣對仗兩班同哭罷殿廷但

有燕雙飛

上命傳主兒主兒者謂東宮及永定二王也東宮二王入猶常服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換敝衣上自爲解衣結帶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跡藏名姓見年老呼之以翁少者呼之爲伯叔倘得邀天之庇來此爲父母報仇毋忘我今日戒也於是左右皆慟哭班始亂中噉七萬人一時星散內殿無復有人矣

劍氣衝花委綠苔玉真高駕彩霞迴幽幽椒殿無人住鸚鵡猶呼萬歲來

上起入中宮聖后已遵旨自經上拔劍撞其懸而轉之玉真言后也上所愛白鸚鵡西羌所貢見上則呼萬歲是時宮人奔竄內殿空虛惟有鸚鵡在簾前呼萬歲大家聚散至於此

乎

懷怒含悲出壽寧天威又轉入昭仁聲聲道是兒無罪一劍寒

光射水晶

皇上至壽寧宮聞長公主啼哭上曰汝何不死公主曰兒無罪上曰汝生我家便是汝罪禪之以劍殊左臂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方六歲

翠華西閣斷君憐未得長門賦一篇今夜有魂甘帶血落花風裏聽嘯鵑

皇上入袁妃宮妃縊死墮地上恐其甦以劍刺令死故爲帶血之魂而以梅妃比之失寵故也

燕臺四月草青青馬上悲笳耳厭聽過客若還懷舊主回頭一望壽皇亭

十九日賊入城急求上所在不得見上所御馬在山下垂韉
囓草始知遺弓在萬壽山之壽皇亭皇上南面而縊太監王
承恩北面而縊

十七年來淚日垂何曾覽鏡畫雙眉今朝未識泉台路皇嬪逢
時各自悲

膏沐無施對玉窗嘗持梵咒祝安邦天家妯娌同時逝王母筵
中又一雙

懿安后稱未亡十七年嘗持梵咒保佑國家后自盡懸絕於
地僞將軍李巖知爲后戒其黨勿得侵犯欲送還太康家后
從容縊死

午門待罪責供招舊事先皇各大僚忽見靈車從內出月綾被
體髮蕭蕭

二十日百官俱至午門待罪賊復命長班四下搜緝責令供
招家財多少盡數獻納不足者極刑拷掠遂見四賊昇我大
行皇帝從內而出帝服白綾衣月色吳綾小襖垂髮被面而
足無履停於東華門外茶菴蕭棚之內以土塊爲枕止用極
薄白楊木棺殮之以襄城伯哭諍易稍厚者

芳魂已去伴湘君玉骨終歸四尺墳舊日宮嬪無一在悲風飄
動鳳皇裙

賊以木板昇我聖后出宮后朝服自縊著綠錦鳳皇裙周身
衣服俱用線密縫容顏如生停茶棚內與帝同日入殮

沈珠拋繡碎明璫玉殿金閨人盡亡不似唐家委社稷三千宮
女拜黃王

十九日寅刻賊攻三門急是日辰刻太監曹化淳同兵部尚

書張縉彥開齊化東便二門迎賊入賊放火燒西華門宮人號哭出之宮妝委棄滿地有不及出門而遇賊入者投御河死亦數百人賊至但空宮耳

茶棚巷內白楊棺百姓皆來掩淚看多少騎驢官到此從無人肯下雕鞍

賊令西來偽官許騎馬降官錄用者止許騎驢先帝后兩柩停東華門外茶棚之下賊禁稍弛百姓皆來哭拜日有數千從賊諸臣過此惟舉扇蔽面無有下驢一哭者其蒙面喪心狗彘不若矣

右階侯伯左階文此日何曾見一員百姓無辜不可殺我皇血詔普天聞

皇上在壽皇亭囓血書衣上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臣不盡

心武臣不盡力文武可殺百姓無辜不可殺

兄弟相看淚眼枯盡隨嘉定去爲俘從來外戚全無用奎也何堪任託孤

內城破太子二王急奔嘉定府二十日賊緊閉各門迫令勳戚文武職官投名進見李自成問奎太子二王何在奎懼以太子二王獻賊太子二王席地背賊而坐賊亦不卽加害○一云奎止獻太子二王獲自宮中問荅侃侃定王語尤英聳賊不敢害

不鑒前車在漢唐東林講學爲三王臣憂門戶君憂國門戶成時國已亡

神廟時王皇后無子而鄭貴妃有寵欲立其子宰相持兩端遂有三王並立之說而東林講學之會以興蓋所以羽翼東

宮也熹廟幼冲太監魏忠賢用事殺東林士大夫殆盡先皇
卽位逆閹伏誅東林之勢復熾浙相温體仁爲人清介上倚
重之東林目爲浙黨虞山錢謙益東林人望也上欲相謙益
周延儒于上前發其短謙益由是落職旣而延儒畔浙黨入
東林故延儒會闈主試所中者皆東林要人子弟黨人德之
而延儒遂爲東林翹楚士大夫爭門奪戶日不暇給逆賊臨
城依然如是天子可欺九廟可毀神州可陸沉而門戶體面
決不可失紛拏十有七年而散作者繫此詩于亡國之後盖
逆探其本而言之也

軍容慘淡氣如黔大將身降士卒殲戍客尙能言戰處屍橫積
上雪霜淹

山雲嘗暗客魂驚漢將提戈此下營當日覆師曾十萬馬蹄踏

破骸骸坑

易代之後南人有過松山者見枯骸滿地馬蹄踐之翼翼有
聲皆昔年十三萬禁軍之骨也唐人詩云萬里無人收白骨
家家城下招魂葬又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千古傷心事也若使當年邊疆寧謐東顧無憂則區區自成
草寇何難蕩平作者繫二詩于此良有深意焉

謹具江山百座城崇禎夫婦列雙名鮮紅簡子書申敬獻納通
家八股生

明以八股取士而策論表判謂之後場然主試獨重八股啓
禎時但求八股中式則後場無論表聲偶不諧論題士子不
能辨何人語策三道每道只渾講題中二字名曰策眼問者
雖極詳明而對者不過從二字上發揮大抵勦陳言籠統滿

紙至于判語熟讀二三十條中有一條暗合可以倒換四條
衡文者不復論其工拙故士子白首揣摩但作八股而後場
經濟之學榛蕪久矣既登仕途兵刑錢穀茫然無所措手雖
爲執政依然如是軍國大計一味塗抹謹愿者強爲支吾狡
猾者恣爲欺罔朝廷之上在天子左右者伎倆如此而已矣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之變吳中子弟口號譏訕先達其言
雖近于澆薄而所以國破君亡之故實由于此曰將鮮紅簡
子一箇上書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獻納
之敬通家生文八股頓首拜道路傳述聞者傷之
畫簾風細曲房深翠鸞雲盤插繡針冰剪玉絲裁履式描完龍
鳳待銷金

尙方履費四百金后於內政之暇爲上製履省四百金助邊

其履盡去繁飾只用金線銷成龍鳳太監出宮見婦女輒曰
吾門娘娘勤苦每日爲皇爺製履你們百姓如何
五更燈火走官官大駕來朝燉懿安后在帷中答拜起玉階仙
仗已回鑾

上每歲正月元旦先朝懿安太后上四拜后在帷中答二拜
晨光未啓簾幙深垂各不相見家法之嚴如此

憂勞心事啓天知臚唱傳聲拜起遲咒諷聖卿三十遍我皇俯
伏未與時

上南郊行禮一俯一興聖卿私持大悲咒五六遍至九獻完
伏地默禱咒完三十遍上未起也敬畏如此而卒亡國天道
誠不可問歟

紫閣霜飛內侍寒賜他先睡聖恩寬金鈎一響蓮燈暗齊出貂

囊舉首看

內侍直宿各人持一貂囊臥則入囊中上承夜覽章疏念諸侍苦寒賜令先睡上秉燭獨坐良久聞金鈎響內侍急出囊中視之上方就寢

洞簫吹徹集仙靈共喜君王正妙齡自報洛城摧陷後梨園樂部一時停

上精於樂律初年退朝之後每撫琴一弄或吹洞簫度曲太常楊玉尹爾敦舍人文某尊奉詔校正樂譜自河南寇深杳然絕響矣

秋深葉碎玉池桐月轉金階露氣濛偷出角門廊下立君王儼在月明中

月轉金階則夜深矣宮人猶見君王在燭光中憂勤之至也

靜院幽軒講誦聲向東一座女先生小王公主俱承教件讀宮娥選幾名

女九生唐書穆宗以昭元通拜尙嗣若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公主以師禮見

間從阿母問春秋知是三朝老部頭親見顯王臨御日內廚朔望獻全牛

顯宗愛食牛睛以金鈎取之次食牛腦

麻衣官至自南京百姓懷惶罷市迎宣詔禮生哀欲慟讀來有句不分明

大行皇帝哀詔所臨百姓懷愴罷市縣堂開讀哭聲震天宣詔禮生爲淚所噎讀不成音詔未宣完而至哀欲慟矣

南山寢殿北山陵掃地惟存破衲僧却有故宮馮內侍贈人黃

玉水中丞

馮內侍者舊宮監也開寶石肆于京有客過其肆見有黃玉水中丞制式甚精目之內侍曰客欲得之乎此貴品然我不論價任客多少客笑內侍曰客何爲笑客曰止有銀四錢故不敢言耳內侍愀然曰先皇爺最愛此我見之輒生慘懷今以送客乃索其銀四錢而以水中丞贈之

鴝鵒觀前笳吹起柏梁臺上見飛鳶六官如舊人非舊落日西風嘆逝川

兔跡狐毛宿草封國家亡後葬思宗回看落日西山路魏監墳頭萬樹松

賊于四月初四日葬我大行皇帝于田貴妃墓側設祭皇太子行禮畢仍押入大內是日天地昏慘北風震號都城內外

黑氣蒙隱皇極殿作白色先是朔月初四日忽傳密旨收魏忠賢骸骨歸葬羣臣力止之國亡之後諸閹迎忠賢柩葬于西山鼓樂慢亭儀從極盛豐碑數尺題曰司禮監魏公之墓松柏千樹亭堂巍然此詩言先帝之陵不及忠賢之墓傷之至也

玉勒金鞍紫電騮墓門長揖淚沾裘從官亦食先朝祿不爲亡君一滴流

無復松楸享殿傾年來莫禁野夫耕荒原多少官妃墓盡牧牛羊踏箇平

奔馬征車名利場園陵誰復舊紉腸漢家尙有銅人淚流向風前笑武皇

用盡才華白髮髭坐中猶見舊羊曇回思三十年前事國破君

亡夜談

庚戌之秋遇宜興門下士于席間與之同宿談宜興軼事甚
悉回思國破君亡近在三十年間耳爲之揮淚

種得黃精和露刪洞雲寂寂水潺潺朝來偶咏霜猿集淚灑南
湖一片山

霜猿集跋

霜猿集二卷共詩一百二首失二頁存九十四首披讀一過有
明喪亡之狀如在目前原本二十六頁頁有不易草堂四字常
深由校字皆爲缺筆詩中注中俱有點竄意爲作者手稿自號
華陽道隱末首有種得黃精和露刪洞雲寂寂水潺潺之句豈
先朝遺臣而託於黃冠者與

嘉慶九年五月中浣偶跋